

心的述说

——莫言新作《蛙》的创作动机与文本分析

成 诚

(西北大学,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 要:通过分析当代著名作家莫言先生的新作《蛙》的创作动机和文本,对莫言小说做一次心与心的沟通。首先分析了莫言以前在创作中的特点,并且收集和分析了莫言在创作《蛙》之前的言论,以更加理性的角度来审视莫言的新作。其次,也梳理了《蛙》的故事和文本,希望能够以此回归到莫言创作的原点,从而挖掘莫言在《蛙》的更深层的意义。

关键词: 动机; 故乡; 隐喻; 人性

中图分类号: I 247.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1)02-0065-04

A Hearty Narration

——The analysis of the creative motivation and the text of *Frog* by Mo Yan

CHENG Cheng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creative motivation and the text of *Frog* by Mo Yan, the paper firstly studies the writing characteristics of his previous works and the collection of his sayings before the new novel so as to read the novel in a more rational point of view. Secondly, it goes over the story and text in order to trace back to the original creation point and explore the deeper meaning of *Frog*.

Key words: motivation; homeland; metaphor; human nature

莫言,山东高密人,著有《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四十一炮》、《生死疲劳》等长篇小说十余部。《蛙》是莫言酝酿十余年,期间辗转多次,精心出品的一部涉及人情人性的大作。小说由剧作家写给日本作家杉谷义人的四封长信和一部话剧

构成,讲述了姑姑——一个乡村妇产科医生的人生经历,在用精彩壮阔的文笔展示乡土中国六十年波澜起伏的生育史的同时,神话巧妙地剖析了许多活着的和死去的人的灵魂。本文试图通过对莫言小说《蛙》创作动机的分析,来剖析莫言小说的内在规律,挖掘其创作源泉。

*收稿日期: 2010-11-20

作者简介: 成 诚(1981-),男,陕西西安人,西北大学宣传部助理工程师,研究方向为影视文学创作理论研究。

一、《蛙》的创作动机——莫言的写作特征

1. 莫言小说的乡土根源

(1) 莫言小说的人物起源——作者与主人公的“血缘关系”。莫言在《红高粱家族》中是以我讲述“我爷爷和我奶奶”而开始的,而在《蛙》中也没有避开和他本人有血缘关系的亲属“姑姑”,《蛙》中的“姑姑”承载了这部小说的灵魂。当然,小说中的蝌蚪就是作者本人的化身,莫言的创作核心也许来源于这个庞大的家族体系,他身边的亲属,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姑姑姨姨、叔叔伯伯等,以这样亲近的关系来书写,也许是一个作家的本能,也许也体现出他书写的真实性。

关于莫言小说的人物莫言曾经这样说:我早期的作品里写的大都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小说里许多人物都有原型。所以,在莫言早期的创作就是按照这个规律来的。《蛙》回归了这种创作思维^{[1]123}。

(2) 莫言小说创作的起源——故乡山东高密乡。莫言大多小说的灵感都来源于他的故乡——山东高密乡。一个人的童年记忆是何等的重要,在《蛙》中就是以蝌蚪小时候和小伙伴吃煤开始的。莫言的故乡在他的创作中的作用是巨大的,正如他所说的:故乡生活是他创作的源泉。

莫言在采访时曾经说过:我在故乡生活了整整二十年,当时最迫切的想法就是逃离。我跟故乡的生活,有尖锐的对抗和冲突,但这些对抗和冲突只能深深藏在内心。等到真的逃离之后,发现在城市的环境里,我的故乡经验和城市生活产生了更加尖锐的矛盾和对抗,城市对我的压迫更加严重。这时,我开始了写作,通过写作,来救助自己,克服那种对未来、对人生的惶恐和绝望。城市,它使我接受了外来思想,为我的写作提供了参照,或者说为我提供了批判的武器,使我的关于故乡的写作,具有了批判的精神^[2]。

离开故乡这个源泉后,该怎么办?故乡对作家是一种限制。莫言说:这个限制首先指的是历史上的,当然这种限制后来突破了。经历会慢慢

用完,但当把这种情感经历变成一种感情经验,就一下和后来的生活接通。把在农村训练出来的思维方式,用来处理后来听到的别人的故事,用我的童年记忆处理器,它一下就把故乡生活这个封闭的记忆和现代生活打通了。

2. 莫言小说的独特语言

一个作家的语言有后天训练的因素,但他语言的内核、语言的精气神,恐怕还是更早时候影响决定的。

莫言的语言就继承了民间和民间艺术家的口头传说。正如他所说:第一从语言上第二从经历上,故乡对人是有限制的。尽管后来我看了很多西方的翻译过来的著作,也看了很多我们古典的文学作品和当代的,但为什么我的语言没有变成和余华一样,为什么我的语言和苏童、叶兆言的不一样,虽然我们后来的基础都差不多。我和余华是鲁院(鲁迅文学院)同学,听的东西都是一个老师讲的,看的书也差不多,但我们的语言风格差别是十分鲜明的^{[3]23}。

3. 莫言小说中饥饿和孤独

在《蛙》中,故事是从一帮小孩偷吃煤开始的。所以,回看其它的莫言小说,他经常写到食物、烈酒、大蒜、萝卜等。

莫言曾经说过: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两大源泉。饥饿是对生存的一种渴望,也是一个人特殊的生长记忆,在农村生活将近二十年的莫言感受深刻^{[4]12}。

人天生就怕孤独的,所以,和孤独对抗成了人的本能。莫言曾经这样写道:我十一岁辍学,辍学后有了一段大约三五年特别孤独的时候。那时候还是生产队,十一岁的我主要工作就是放牛。牵了牛到荒地去,早上去晚上回,中午自己带点干粮,整整一天,太阳冒红就走,直到日落西山才回。一个认得点字的孩子,对外界有点认知能力,也听过一些神话传说故事,也有美好的幻想,这时候无法跟人交流,只能跟牛、跟天上的鸟。地上的草、蚂蚱等动物植物交流。有时候在田野里大喊大叫,更多的时候是躺在草地上,看天上缓缓飘过的白云,胡思乱想。

饥饿和孤独作为作者创作的原动力也是符

合这个时期的同一类型的作家的形态。

二、《蛙》的创作动机——莫言的采访言论

1. 有关莫言在创作《蛙》之前的言论

在 2002 年 2 月莫言曾经邀请到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家大江健三郎来自己的故乡做客。在和 大江健三郎的对话里莫言提到了“青蛙的叫声”。

他这样说: 我站在我们家窗口看着滔滔的洪水觉得既恐怖又壮观。还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青蛙的叫声。到夜晚的时候, 村子外边的田野里, 成千上万的青蛙一起鸣叫, 震耳欲聋, 简直就是青蛙的大合唱。洪水和青蛙的叫声是我童年时期的两大记忆^[2]。

因此, 可以判断在当时和大江健三郎游历故乡的经历, 是作者在创作《蛙》时必须回忆的。可以看出在《蛙》里, 之所以写蛙, 也是在追随了自己童年时期的特殊回忆的特殊部分, 当然, 这个回忆是在作者陪同大江健三郎在自己的故乡时产生的, 所以, 给大江健三郎写信就成了很自然的创作动机。文本写道“尊敬的杉谷义人先生”, 就是大江健三郎先生, 而且, 小说的第一部第一段第一句, 这样写道: “分别近月, 但与您在我的故乡朝夕相处的情景, 历历如在眼前。您不顾年迈, 跨海越国, 到这落后、偏远的地方来与我和我故乡的文学爱好者畅谈文学, 让我们深受感动。”这样的书写是一种创作更像是一种倾诉。

所以, 再看后来的《蛙》, 从小说外部形式上看, 书信的原动力就是来之于 2002 年作者和大江健三郎的故乡之行。抛开这个书信的外壳, 进入到小说的叙事, 姑姑的事可能也和这次来访有关。

2. 在面对电视媒体的采访

作者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曾经说过, 蛙既是“娃”的谐音。姑姑是一个一辈子从事农村计划生育的乡村护士, 也是我国实行计划生育国策的最底层的实施者。娃和姑姑之间的复杂关系构成了这部小说核心的部分。

其次, 莫言向记者也指出, 在蛙里多少也有自己的经历, 小说中的“蝌蚪”就是莫言。自己当年在面对国家的计划生育的政策时也委屈了个人的欲愿, 在现实面前, 在当今这个社会, 那些快要成为生命的“娃”们都被屈服了。其实, 自己的经历也成了作品的一部分。

作者借助这个“蛙”, 重新对生命的有了更新更深刻的理解。

三、《蛙》的文本分析与其社会意义

1. 文本分析

小说由五部分组成, 一二三四部是以小说为文本, 第五部是一个话剧剧本。按照莫言的说法, 第五部是自己向著名法国作家萨特致敬的行为。

《蛙》是以一个叫做蝌蚪的人给一个日本先生写信的方式来完成小说的叙事的。时态上时刻是以叙述的口吻, 乡土气息很重。这种新的叙事方法是莫言在自己创作生涯的首次尝试。这种尝试更像是一次心与心的诉说。

在小说的第四部分, 莫言也涉及到乡村的巨变, 人的巨变。他这样 50 后的乡土作家无一例外的都在小说里涉及“饥饿和文革”, 《蛙》也不例外, 小说以一帮小孩吃煤而开始, 即以“饥饿”而开始, 文革的部分也写得相当的精彩, 作者也是以观看者的身份出现的, 那场声势浩大的批斗大会是在冰面上展开的, 蝌蚪是藏在茅屋树杈上看到的场面进行叙述的。姑姑, 似乎是这部小说的灵魂人物, 但是, 和总是隐藏在叙事背后的蝌蚪比, 我认为灵魂应该让位。

在这部以乡土展现的小说里, 有大量神话的隐喻, 最大的就是蛙, 还有蝌蚪, “蛙”就是蛙, 就是还没有出世或者即将出世的孩子, “蝌蚪”就是蛙的前身, 其中, 最精彩的部分: 当姑姑喝完酒走在乡间路中, 一不小心滑落在沼泽地中, 成千上万的蝌蚪和青蛙围着她的身体拍打着她撕咬着, 姑姑感到, 这些蝌蚪和青蛙像那些被她亲手拿掉的孩子一样, 叫着喊着, 她很害怕。后来, 晚年的姑姑和郝大手结婚后, 郝大手是民间捏泥娃

娃的大师,在家里的墙上捏了上千个泥娃娃,和姑姑亲手送走的娃娃一摸一样,姑姑天天给他们上香,让他们下辈子投胎个好人家。

在这部以一个乡村卫生院普通的工作者姑姑为主角的小说里,姑姑的作用是承上启下,蝌蚪的一生其实也是和计划生育的国策作斗争的,妻子王仁美和腹中孩子的去世,陈眉为他待生他先前的反对,到后来的接受,才是真正涉及人性的地方。姑姑的职业让作者向读者展示在大好河山的中国山东高密和千千万万其它乡村一样,姑姑这样为她这份光荣职业背负着巨大罪恶感的人,活着和工作时的状态。这是现实存在的,这是一部作品真正有现实意义的地方,中央的一个决策是怎样在我们身边落实的,这是一个鲜活的乡村题材,中国也许没有第二人以小说呈现。

姑姑的罪恶感也是莫言内心深处的罪恶感,在那个时代中是有很多人背负着罪恶的,往往都是那些善良的人。“姑姑”是从事计划生育工作的大多数的代表,她内心里究竟在想什么,为什么会誓死维护一个职业的神圣使命?这是在当下中国很难见到的人,小说里的姑姑是在呼唤正义的人性。

《蛙》不仅仅塑造了“姑姑”,还成功塑造了围绕着“姑姑”村里的许多老百姓,如:蝌蚪、陈鼻、陈眉、袁脸、袁腮、王肝、王胆、王仁美、小狮子、郝大手等,这些活灵活现的乡土人物经历了“文革”和“开放”,每一个人物在小说里都经历了“姑姑”的真正的战争,或许,都和这个“姑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正是这写富有厚重生命的人物支持起《蛙》

的神圣感,以上四点也证实了从文本的角度《蛙》是莫言内心的真实写照。

2. 社会意义

莫言曾经这样阐释自己对于描写看似残忍的东西的,他说:只有一个极端善良和懦弱的人,才有可能写出残忍的情节,因为这样的人对恶特别敏感,什么样的人对恶特别敏感,就是特别善良的人。小说里姑姑的行为,被小说里其他的人物视为极端的恶人,其实并不然。

《蛙》的创作最终还是要回到人性上来。无论是小说主人公姑姑还是蝌蚪,他们的身上都表现出人生的厚重感,因为,他们都背负着无数人的生命,作者最终还是站在一个善者的立场,他想要告诉人们生命是最宝贵的,那些在小说里曾经轻视和扼杀生命的人都在深深忏悔。

四、结 语

综上所述,莫言的文本里透露出的,不仅仅是中国乡土和其童年的记忆,他的文章里渗透着作为一个人的全部感受。正如莫言所说,此书献给“经历过计划生育年代和在计划生育年代出生的千千万万读者”。于是有人回应,这个故事看到后来,并不是感动,而是作者对中国人生存问题从骨子里的悲悯之情,也是中国人的命运。因此,从《蛙》这篇小说中,我们不难发现作者的创作动机与其生命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篇小说既是我们聆听莫言心灵述说的一个窗口,也是我们缅怀中国特殊一代的记忆标本。

参 考 文 献

- [1] (日)大江健三郎. 新名著主义丛书:我在暧昧的日本[M]. 海口:南海出版社, 2005.
- [2] 莫言. 我的故乡与我的小说[J]. 当代作家评论, 1993(2): 37-39.
- [3] 莫言,刘颀. 我写农村是一种命定:莫言访谈录[C]//孔范今. 莫言研究资料:中国新时期文学资料汇编(乙种).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6.
- [4] 莫言. 我的《丰乳肥臀》: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M].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3.